

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

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康 伟



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以3集、90分钟的体量，讲述了一个立意高远、内涵厚重又极具烟火气和人间况味、生命意识的故事。一出生就没有双臂、八个月时父亲就意外离开人世的陈智勇，在母亲的大爱、老师的鼓励、乡亲的支持、政府的帮助和土家传统文化的滋养下，顽强挑战命运、勇敢走出困境，实现了“没有翅膀的飞翔”。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将这个以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好人”“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自强模范”“湖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称号的残疾青年陈兹方为原型的故事，讲得充满感染力。

《没有翅膀的飞翔》生动表现了“没有翅膀”的苦难，同时用心表现了努力“飞翔”的勇毅。广播剧没有止步于苦难，更没有消费苦难。全剧对主人公天生没有双臂所遭遇的超乎常人想象的苦难进行了艺术表现。穿衣、吃饭、写字、上厕所、劈柴、做饭、穿针引线缝衣服、操作手机、拍照……陈智勇通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努

力、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完成了。除了这些基于身体缺陷带来的苦难之外，全剧还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的、精神的苦难。同学的歧视和嘲笑，给陈智勇带来巨大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压力。与身体残疾带来的痛苦相比，这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加难以承受。全剧对这两方面的苦难都进行了充分表现，但又精彩演绎了克服苦难的不易和超越自我后的成功。从用脚练习写字、学会自己上厕所获得入学资格，到自己劈柴、做饭令人叹服，再到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开设网店走在时代前列，陈智勇“智勇双全”的形象饱满、立体、生动、丰富。他从一个天生没有“没有翅膀”的人，成为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自信者、自立者、自强者。

在创作者那里，陈智勇是一个奋勇拼搏的残疾人，但更是一个向上、向善、向美的人。作品既表现他作为残疾人勇敢面对挑战、不向命运屈服的自强不息，更表现他作为一个人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美好生活、开拓美好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创新创造。陈智勇身残志坚，且志趣健康、精神蓬勃、情感热烈。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既表现了陈智勇个人的自我疗愈，还表现了他疗愈他人的情怀。从小就嘲笑他是“肉疙瘩”的同学，后来因遭遇车祸瘸了腿，自暴自弃，失去希望。陈智勇不计前嫌，真情相劝，带领他走出心理的泥沼和精神的困境。最终，陈智勇通过直播带货和农业互助商社，成为帮助乡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这不仅实现了陈智勇一个人“没有翅膀的飞翔”，更是实现了乡亲们“共同的飞翔”。

而在陈智勇“起飞”的“跑道”上，他不是“孤勇者”，而是有着爱的加持。伟大的母爱成为陈智勇最大的依靠。阿妈内疚地将陈智勇天生没有双臂归咎于自己没有“生好”，更是付出自己所有的爱来为他遮风挡雨、为他加油鼓劲、为他维护尊严。在一场关于下辈子还愿不愿意

遇见彼此的对话中，伟大的母爱和儿子对母亲的深爱被推向极致。陈智勇问阿妈：“下辈子还愿意遇见我吗？”阿妈回答：“下辈子还愿意遇见你，这辈子阿妈让你受了这么多罪，下辈子阿妈一定把你生全乎了。”陈智勇说：“可我不想再遇见阿妈了，这辈子拖累你太多了。”阿妈则回答：“不怕你拖累，阿妈还想着你活蹦乱跳的全乎样儿。”陈智勇说：“那我当阿妈，不让你那么累了。”阿妈回答：“行，只要咱俩在一起就行。”在这一问一答的递进中，母爱的伟大和母子亲情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催人泪下，令人动容。而值得称许的是，在表现母爱的同时，也表现了母子二人的观念之争。阿妈反对陈智勇卖掉羊开网店，认为风险太大，不如手里有钱有保障，而陈智勇则敏感于时代之变，坚决直播带货，以求得更大发展。

这种观念冲突并非没有消解母子亲情的浓度，反而让他们的爱更加真实。另外，老师对陈智勇的关爱、向荣荣与陈智勇的爱情、政府对陈智勇的帮扶等，都是陈智勇能够飞起来的推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翅膀的飞翔》第一集开头，阿妈批评8岁的陈智勇将他阿爸雕刻的土家英雄像挂件用到了后背，然后帮他挂回胸前。阿妈之所以这么郑重，是因为这个挂件寄托着阿爸阿妈的美好祝愿，也代表着土家文化的浸润。全剧结束时，陈智勇和向荣荣的女儿出生，陈智勇让阿妈把挂件取下来给女儿戴上，这既实现了叙事的闭环和呼应，更是爱的传递，也体现了土家文化的传承。

广播剧是声音的艺术。作为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以声音艺术展开叙事、塑造人物、表情达意。人声符合人物性格，环境声生动带出氛围，音乐强化表现力，使得声音里浮现出画面感、蔓延出代入感，从而有效增强了艺术效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评 点



徽剧《刘铭传》剧照

徽剧《刘铭传》是1997年安徽省徽剧团排演的新编历史徽剧，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2023年11月29日，由安徽省徽京剧院演出的复排版在长安大戏院上演，拉开了“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安徽省精品剧目展演活动的序幕。

徽剧作为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戏曲剧种，是京剧的主要艺术来源。然而徽剧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观众的流失和艺术人才的稀缺，逐渐成为濒危剧种。2006年，徽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山市成立了徽剧艺术传习所，与安徽省徽京剧院共同肩负起保护和传承徽剧的重任。安徽省徽京剧院对于徽剧大戏《刘铭传》的复排，就是一次极佳的传承实践。

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的特定历史时刻，当时的安徽省徽剧团举全团之力编创、排演这样一出剧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刘铭传》在历史和现实的互文中弘扬了爱国精神、宣传了统一思想、宣传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彼时十分重要。编剧金芝和导演金桐两位老先生八易其稿，精益求精，将刘铭传在台抗法斗争中的雄才伟略、民族融合携手共进的美好图景和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斗争和坎坷徐徐讲述、娓娓道来。

本次的复排导演兼主演汪育殊时年24岁，作为剧团的青年演员，他有幸参与了1997年版《刘铭传》的创作，在其中饰演刘铭传的儿子刘云带。他凭借清秀的扮相、优美的身段和精湛的武打技术技巧折服了观众，也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奖项。当时饰演刘铭传的演员董成凭主演此剧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年后，汪育殊凭借着徽剧《惊魂记》中的精彩演出，再次获得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997年的精彩绽放之后，安徽省徽剧团与京剧团合并，多位老艺术家相继退休，这出大戏也被尘封多年。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加大了对传统戏曲的保护力度。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也加大了对徽剧保护的投入，决定于2021年由合并后的安徽省徽京剧院复排该剧，并由汪育殊担纲复排导演和主演。

徽剧《刘铭传》艺术特色鲜明，保持了传统徽剧原汁原味的优美唱腔。汪育殊低沉悲凉的二黄

新徽班再进京 新经典再传承

□王 海 云

腔和罗罗萍清脆悠扬的青阳腔十分动人。在徽剧原有的艺术风格之上，该剧还根据情节发展合理增加了丰富的民族元素。在刘铭传抗法保台、镇守台湾的故事里，台湾本地的高山族土著居民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鲜艳多彩的民族服装和活泼灵动的高山族舞蹈为传统戏曲舞台带来了丰富多样性，舞蹈编排中还加入了安徽本地的池州傩舞和具有现代感的动作设计，翩跹灵动，张弛有度，现代舞台技术的声光电也加入到简洁的戏曲舞台设计中，更符合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

在剧情设计上，作为一部写典型人物的历史剧，徽剧《刘铭传》突破了“说教”的窠臼，生动地讲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成绩与困境。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重臣，却遭受误解和非议；他是一个对得起国家的英雄，却为了抗击侵略的理想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他是一个在战场上无畏“明枪”的将领，但却未能提防身后的“暗箭”。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感染力极强。作为观众可以仰视他的雄才大略，也可以共情他的黯然神伤。

汪育殊的表演丝丝入扣，把刘铭传被误解的挣扎、失去孩子的痛楚，到最终甲午海战后得知自己苦心耕耘的台湾被拱手让人的悲凉，演绎得催人泪下。“十问大海”被唱出的那个瞬间，全剧推向高潮：“问大海，何日中华得强盛，月圆人和国土全”，唱出了刘铭传澎湃而悲壮的内心情感，也激发了全场观众的爱国情怀，映照了大家期盼团圆的爱心。

在本轮演出中，有多名徽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参与了演出，其中不乏“00后”演员的身影。看着他们青春洋溢的脸庞不禁让人想起26年前的汪育殊。正是在和前辈先生们的合作中，一代代青年演员成长、成熟，最终担当起了戏曲传承的重任。而这些年轻人的参与和宣传也会成为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关注并热爱戏曲艺术的重要因素。当下对徽剧文化的保护也不应停留在博物馆和资料库，或者少数学者的论文里。要将这样优秀的经典剧目在剧场中持续演下去，让青年演员和青年观众共同成长，让古老艺术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创作谈

“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实践

□王培博



篆刻释文：搜尽奇峰打草稿（附边款）
王培博作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是清代石涛典型的山水画作品。同时，“搜尽奇峰打草稿”也是石涛提出的重要的美学观点之一。“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一文辞立意深远，我一直有想把它以篆刻的形式雕刻下来的想法，但是易稿多次皆不如意，所以这个内容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中。

细思起来，“搜尽奇峰”是指从山水自然中收集、体验素材；“打草稿”是指对绘画素材勤于选择、构思、加工，更好地把握画理。其实，文人篆刻的创作过程：首先也是对古印素材的收集与体验，其次是对篆刻素材的选择、构思和加工，再次通过篆刻艺术的形式语言展现出来。“搜尽奇峰打草稿”是对艺术创作过程的高度概括，深得其理，所以对这一文辞进行创作的冲动时时涌上心头。

在对“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方印进行创作时，最初是以方形印石的形式来设计印稿的。第一种形式是作两列排布，这是一个常规的设计；第二种形式是作三列排布。但排列开来后，从形式上来看这两种样式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内容为七字，无法做到平均分布，很难用相对

较工整的形式表现，也会较为呆板。后来从古玺圆形印的形式中受到启发，我尝试利用每字笔画悬殊所产生的自然落差，从而形成了较有独特个性的效果。

印章创作完成后，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文人篆刻的发展经历了“印内求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三个阶段。其实，在篆刻艺术创作过程中也离不开这三个阶段。在每一方篆刻作品的创作中，这三个环节也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印内求印”是对古印素材的收集与整理，也是“搜尽奇峰”的过程。只有真正领略古印中的风骨与气象，才能奠定篆刻作品的根基与气象。它是篆刻作品的基调，无论以任何手法去表现，都不至于坠入流俗，体现了创作者对篆刻艺术的认知与审美观。所以在我的篆刻艺术学习过程中始终是以秦汉印为主。同样，“印宗秦汉”是篆刻创作者学习的必经之路，也是对篆刻艺术审美最高的定格。

其次，“印从书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不能局限于邓石如所处时代的书风与印风相统一的形式来理解了。更多应该是对篆刻艺术创作中笔意的追求，以及写意精神的表

达。众所周知，隋唐印风与秦汉印风在形制与制作方式上都有较大不同。但隋唐印风更多是在朱文印的表达上，展现了线条清雅而有笔意的书写性，这也是我选择以隋唐印风的样式来呈现的初衷。在这里，结合“印从书出”的理念，重在线条笔意的表达。

再次，“印外求印”是丰富创作素材的另一途径，也是对篆刻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外延与拓展。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具象表达。但是无论怎样“印外求印”，都要把印外的素材“印化”至印内。“印化”作为篆刻艺术概念，是现当代才被提出的，但却一直隐含在篆刻艺术发展之中，它是“印外求印”的主要内涵。

当下，如何“印化”才能既没有脱离篆刻本身，又体现出篆刻的艺术性，对于这一问题探讨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印化”是篆刻艺术创作在各种风格类型中选择、变通，或者游离限度的核定，同时也是对篆刻艺术创作的一种约束性要求。如果“印外求印”跨越了篆刻艺术的边界，就失去了篆刻艺术的文人属性，便很难再归属于文人篆刻艺术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博士生)

■边看边说

捕捉那些马不停蹄的相遇和告别

——观电影《非诚勿扰3》

□何 静

从《非诚勿扰》第一部到《非诚勿扰》第三部，影片中跨越十五年的爱情因时间变得回味无穷。电影《非诚勿扰3》与时俱进，将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自然融入，AI机器人、无人机快递、健康体检、智能管家一应俱全，科技感满满。影片使用色彩大胆，道具、服装都有不同色彩，就连最后给两个笑哭的手包也是一红一黄，跳跃的颜色充分表达着秦奋内心的孤独，但又让观众感觉温暖。

影片《非诚勿扰3》中穿插了很多第一部、第二部的画面，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对于空间、时间以及对于自己记忆当中过往的怀念，北海道的四姐妹、李香山的去世、芒果离八次婚却依然照顾着川川的奶奶、笑笑出去10年后的回归、秦奋也终于盼回了心心念念的爱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圆满的归宿，仿佛一面深邃的镜子，折射出人生百态，捕捉着那些马不停蹄的相遇和告别。在这里，人生被描绘成一场盛大的舞台剧，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在舞台上与亲人、老友、爱人相遇，共同演绎着悲欢离合。影片是对十五年来回忆、总结与诠释，结尾处两人共同剪断风筝线的画面更是冯小刚导演对观众十五年来衷心感谢与告别。

第一次看到秦奋落泪，他回忆着李香山的去世，害怕再听到跳水的声音，秦奋人生中的每一次告别，都仿佛一场预谋已久的仪式。我们或许无法预知何时会再次相遇，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再见。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勇敢地面对告别，因为那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别虽然痛苦，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相处的时光，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影片带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对人生的思考和领悟。影片告诉我们，人生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但只要我们用用心去感受、珍惜每一个瞬间，那么无论是相遇还是告别，都将成为我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美好记忆。

“思念是什么，思念就是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坐着还想你，挂念是什么，挂念就是怕你过不好，怕你受委屈，怕你不回来。”这两句经典到假笑笑都可以重复出来的台词，带给观众思考和回味。明明已经揭开了真假笑笑的答案，却有那么一瞬间又让人再度怀疑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也许爱情中本身就会有很多真真假假。老范的公司阿卡帕尼(accompany)译音陪伴，当大幕落下，彼此各有归宿，寻觅那些难见的伙伴，赫然发现人生已过半、尘埃落定，只能释然。旅途和终点，什么更重要？陪伴最重要，而需要陪伴的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繁华落尽，你会发现，一生中让你记忆深刻的永远是那个不离不弃、无论困境逆境都会陪伴你身边的人。

冯小刚的喜剧总是喜欢在热闹中进行一场悲剧的讲述，从葬礼、离婚，人们从悲喜并存的故事里，看到喜剧背后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一贯蕴含着一种喜中带悲、笑中含泪的味道，更能引发人们对生活、爱情、亲情的思考。正像秦奋说的，我们人类有感情，机器人再智能也理解不了，它是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欢乐中找到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悲伤和困境。

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与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工作启动

本报讯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承办的2022—202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与2022—202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工作即将开始。

通知显示，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评选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以及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的电视剧和网络剧。本届“飞天奖”表彰名额共20个，其中优秀电视剧奖16个，优秀导演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优秀女演员奖各1个。

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或地方电视台播出的上述各类电视节目。表彰名额共14个。

具体通知及推荐表均可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网站公告公示栏下载，网址为www.nrta.gov.cn。